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二十四回 孟良智盜驢驕馬 岳勝大戰蕭天佑

卻說孟良裝作樵人，來到胡原谷，尋覓令公骸骨，全無下落。忽遇一老番平經過，孟良作番語問曰：「此處有楊令公骸骨，今緣何遺失無存？」番人答曰：「一月之前，幽州蕭娘娘已令人掘取，遷葬於紅羊洞去了。」孟良聽罷，思忖曰：「專來乾此功勞，若不得骸骨，亦難以回去，不如逕入幽州，徐圖計較。」遂假裝番人，望幽州而行。數日之間，將近其境，遇見一漁父來到。孟良問曰：「汝要入城否？」漁父曰：「趕明日獻魚，如何不入城？」孟良曰：「獻甚麼魚？」漁父曰：「八月二十四日，乃蕭娘娘壽誕，例當進獻鮮魚奉賀。今朝是二三日，明日侵早要進。」孟良聽罷，暗喜曰：「中我計矣。」乃曰：「我番帥喂馬者，亦要入城，當與公同往。」漁父在前，行不效步，孟良抽出利刃，將漁父一刀殺死，撇了屍首，剝下漁人衣服、牙牌穿戴著，提魚在於，逕入城中。守門番軍見孟良稱說賀壽者，搜檢牙牌是實，遂放他進。

次早，蕭后娘娘設朝，眾文武稱賀畢。閹門大使奏曰：「今有黃河漁戶進上鮮魚，未敢擅入。」蕭后下旨，召入金階下。孟良獻上其魚。后曰：「此魚比往年小，鱗又不新鮮，如何敢進於我？」孟良奏曰：「臣每年進者雖大，皆非美味。此魚極是難得，近日於河中網取，養之池內數日，蓋因天氣乍熱，其色不鮮。然滋味實與凡品不同，請萬歲試嘗之，便見端的。」後喜而笑曰：「言之有理。汝且退，須待過卻聖節，各員役一同賞賜，然後回家。」孟良喜不自勝，拜辭而出。蕭后令有司官排下筵宴，賞賜在廷文武。是日，宮中大吹大擂，絲竹和鳴，君臣盡歡而飲。前人曾有《西江月》詞為證：

斷迓一生惟酒，摒除萬事無過。遠山橫黛蘸秋波，不飲防人笑我。

花病等閒瘦弱，春愁沒處這攔。杯行列手莫留殘，不道月斜人散。

群臣夜靜乃散，次日，眾臣趨朝謝宴畢。忽近臣奏知：「今有西涼國進貢中朝驢驕良馬一匹，路經幽州地界，被守官奪得送來。」蕭后命牽進其馬，視之，果是好匹駿騎：碧眼青鬃，毛卷紅紋，四蹄立處，高有六尺。后曰：「此馬果是難得。」下命有司，用心喂養，以備出入。有司承命牽出。不題。

孟良聞此消息，密往殿中視之，稱贊不已。自思：「先偷取骸骨，然後計較此馬。」逕抽身來到紅羊洞中，曠野所在，見一土墩，旁有小碣，上寫了「令公冢」。孟良待至昏黑，掘開家墩，下有石匣安貯。孟良解了包袱，開匣取骨，包藏停當，忙走出洞中。卻被番人捉住，搜檢包裹，問曰：「汝是何人，敢來做此勾當呀？必是宋朝細作。汝從何處發掘而來？」孟良曰：「小人不是細作，乃漁父矮張也。日前獻魚上朝慶壽，蒙太皇敕旨，留我父子賜宴。吾父因見皇封御酒，多吃了幾杯，不料醉死。路途遙遠，只得將屍首焚化，帶取骸骨歸葬。豈有細作，敢來此處尋死？」言罷哭之甚哀。番軍信其言，遂放之，令其速走。

孟良得脫，急歸至驛中，將骸骨藏好。次日，帶些毒藥，復來馬廄邊，見番人正值煮豆喂養。孟良袋作番人一般，近槽邊撒下毒藥，逕回去了，其馬中著毒藥，即時不食。喂養軍人報知司官。司官急奏蕭后知道。后曰：「此馬不食，莫非汝等調養失宜之故？」司官奏曰：「貴相良駿，本難調護，既不食，必有病。乞陛下聖旨，召募有能醫治者，重賞以爵，或得識其性者，用之保護，可萬全矣。」蕭后允奏，即出榜文，招募善能醫馬之人。

旨令既出，孟良聽此消息，思曰：「此計若成，帶得此馬獻君，誠此來之大功也。」逕來揭取榜文。守軍捉見蕭后。蕭后問曰：「汝能醫治駿馬那？」孟良曰：「臣即前日進魚之人，亦曉醫馬。不消一二日，管保醫好此馬。」后曰：「汝若醫得平復，當封汝重職。」孟良拜命而出。有司引良到廄裡看視馬病。孟良既到，細看，乃曰：「此馬中毒已深，當急治其標，然後治其本。」有司然其言，原來孟良所放藥沫，只是一味麻藥。若教中了，即不能開口，便似有病。直至將麻藥洗去，撒下香豆，那馬立地吃盡。過了一宵，平復如初。

司官奏知蕭后：「其馬已平復無恙。」蕭后大悅，即宣進孟良，謂曰：「醫好良馬，卿之功也。燕州缺一員總管，就封卿此職。」孟良謝恩。自思：「我本為此馬之故，費卻幾多心力。總管非我所願。」即生一計，奏曰：「蒙陛下深恩，賜臣官職。緣此馬兀蟲耳貴初瘥，血脈未固，若不隨宜調之，恐又再發，便難調治。當與臣帶往州所，馳騁幾日，方保無再發之虞。」太后曰：「卿言極有理。」因令將此馬與孟良帶往燕州而行。孟良得旨，叩首辭出，就往驛中取過骸骨，跨馬跑出幽州，星夜逃回佳山寨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驢驕良驥帶將來，壯士奇謀亦勇哉！

本為忠勤能報主，臨行又帶令公骸。

邏騎報入幽州，蕭后知之大驚曰：「卻被奸人所算矣。」即遣蕭天佑率輕騎五千追之。蕭天佑得旨，部騎出幽州，如風送行雲趕來。

卻說孟良已離幽州二百里程途，望三關不遠。回顧後面，塵土遮天，旌旗蔽日，知是番人追趕，急走至關口。早有哨軍認得孟良，連忙報入寨中知道。六使聞此消息，急令岳勝、焦贊等出兵接應。岳勝部眾前來，恰遇孟良走得汗流滿面而來，叫曰：「後頭番兵追緊，汝宜仔細。」岳勝曰：「汝先上關，我自抵住敵兵。」孟良逕跑馬入寨中去了。岳勝擺開隊伍。

霎時，番帥蕭天佑挺槍躍馬而來，厲聲大罵曰：「賊人盜我大遼驢驕良驥，好好獻還，饒你殘生。不然，踏上關來，寸草不留。」岳勝怒曰：「番蠻敢來相撞兀蟲耳貴（kuitui，音跬頰）一一疲極而病。耶？即舞刀躍馬，直取番將。蕭天佑舉槍還戰。二人鬥上四回合。焦贊喊聲如雷，率輕騎從旁攻入。番將前後受敵，勢力不加，撥馬走回。焦贊乘勢掩之。北兵大敗，自相蹂躪，死者不計其數。岳勝等直追至擅州界上，乃收軍回營，來見六使，道知殺敗番兵之事。

六使既見孟良，又聞殺贏番兵，大喜，問孟良因何私往幽州？孟良將其本末詳細道知。六使拜謝孟良曰：「既蒙大德，取還吾考令公之骸，即當與吾母令婆知道，然後安葬先塋；並將此馬獻與主上請功。」分遣已定，差人帶領驢驕，逕詣廣京，進見真宗。真宗得此良馬，大悅，謂群臣曰：「延昭才守三關，近得捷音，收伏良將三員，今又奪得良馬來獻，其功不小，朕當重賞之。」八王奏曰：「楊郡馬忠勤為國，陛下賞之實當。」帝遣使臣，齎緞匹羊酒，前詣佳山寨，賞賜郡馬。不題。

忽近臣奏知：「番兵寇打擅州，為邊庭患，乞朝廷定奪。」真宗問曰：「番兵犯界，當令誰部兵退之？」八王曰：「擅州近三關地方，若救郡馬退敵，管教成功。」帝允奏，乃下敕，著楊六郎抵禦北兵。使臣領旨，逕詣佳山寨宣讀。六使得賜緞匹羊酒，盡依分部下。召諸將議曰：「今番兵屯止擅州，近為邊患，朝廷救我等御之。汝眾人當用力向前，不宜造次。」孟良進曰：「此患是小人惹來，我當率兵迎敵。」六使曰：「蕭天佑北番名將，汝引兵先行，吾率眾相應。」孟良領兵去了。又喚過岳勝謂曰：「汝引馬軍一千出關，俟戰酣力乏，可衝陣擊之。」岳勝引眾而行。楊六使分遣已定，自領馬軍二千，隨後救應。

飛騎報入番帥軍中。蕭天佑與耶律第議曰：「太后令旨，著我部兵來追賊人，今已走入關中，訪得乃是劇賊孟良也，今要來與我放對。汝眾人各宜用力，取得馬復回，主上必有重賞。」耶律第曰：「主帥不須掛念，憑我眾人之力，務要成功而回。」天佑下令已定。次日平明，於平川曠野，排開陣勢。宋兵搖旗鼓噪而來。孟良全身貫帶，綽斧立於陣前，高叫曰：「番賊不即退去，必喪其命矣。」蕭天佑怒罵：「偷馬之賊！尚敢來鬥耶？」即舉槍直奔孟良。孟良舞斧迎之。兩下吶喊。

二人戰上三回合，不分勝負。番將耶律第提刀縱騎，衝出助戰。忽山後一聲鼓響，岳勝一軍殺出。蕭天佑力敵孟良，岳勝戰住耶律第，四將鏖戰。天佑勒馬佯走。孟良不捨，驟馬追之，掄巨斧望番將劈面砍來。蕭天佑金光燦起，斧不能傷。孟良大驚，跑馬走回。番將復馬殺來，宋兵披靡，四散逃走。岳勝部下先潰，拋了敵將，與孟良逕奔關下。天佑見前面殺氣連天，知有伏兵，乃收軍還營。

孟良回至寨中，見六使，道知蕭天佑之事。六使曰：「世上有此異事？吾明日親上陣，便知端的。」著令陳林、柴敢守寨；岳勝率劉超、張蓋先戰；孟良、焦贊領王琪、孟得等分左右翼而出。眾將得令，各整備交鋒。不題。

卻說蕭天佑在軍中召部下同議曰：「孟良、岳勝，英雄之將；且部下皆八寨強徒，都能爭鬥。若不以智勝之，徒戰無益也。離此三□里，有雙龍谷，兩邊山勢險峻，只有一條小路可通雁嶺，嶺下便是幽州之野。先得一人引步軍埋伏於此，賺敵人進入，即出圍之，不消半月，皆餓死於谷中矣。」耶律第應聲曰：「小將願一往。」天佑曰：「汝去最好。」即付與步軍二千，耶律第去了。又召過黃威顯曰：「汝率騎軍一千，於雁嶺下多張旗幟。候敵人進入谷中，壘斷其路。」威顯亦領計去了。